珂雪亝前集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六

公安甚隱袁中道著

文

闞木匠傳

闞木匠名廷福少與諸匠伍無所知名寻族有傭病死傭亦豪族也唆傭兒爲証以訴于官廷福方持斧鑿爲人架屋回聞之夜入城至旦私呼傭兒飲攜出城又四五里復與飲傭兒醉夜

乃卧之破廟中是日晡縣官訊兩家獄傭家倉卒失其兒縣官曰若狀言有子可証者今安在傭家無以應縣官以爲欺已反得罪明日傭兒還事已定無所用之知爲關廷福所爲尹族大德之里中乃始知有關廷福也里中柞林潭邊有麥田數百畝初爲尹家有有周姓者云是已產連年搆訟尹家厭訟乃賤其直以與一霍姓者於是兩家大爭麥熟時周乃覓勇士數十人往刈周人刀挺備至顛蹻滿野正困苦時廷福

爲人伐木回過見之不平大怒持手中斧向之
周人皆走立殺其魁一人霍氏懼知周必訴于
官度廷福且走已當獨罪乃急呼與飲旣至霍
楗其門廷福笑曰我爲公抱不平殺人至死罪
自我當之若走非男子也周果訟霍于官不及
廷福縣官訊兩家獄廷福從旁出曰殺人者關
廷福周强霍弱廷福一時見不平提斧殺之大
丈夫自殺自當豈以禍及平人霍氏無罪縣官
壯而憐之授以意令以主謀歸霍氏廷福不易

辭縣官不得已定如律每年訊上官皆疑之凡
經一十餘訊竟不易辭卒死獄中廷福不識一
字亦不知何者爲義俠然其抱不平至死不撓
大有男子氣今世士大夫遇小小利害卽推委
他人以寬巳責況生死之際乎彼所謂讀天下
之書者也鄉人曰四耳烏足道予曰士大夫慷
慨就義卽呼之曰忠臣曰義士惟曰四耳四耳
此所謂眞意氣也

一瓢道士傳

一瓢道人不知其名姓嘗持一瓢浪遊鄂岳間人遂呼爲一瓢道人道人化於澧州澧之人漸有得其踪跡者語予云道人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人拳勇非常從小校得功至裨將後失律畏誅匿于羣盜出没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貲市歌舞妓十餘人賣酒淮揚間所得市門貲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擁豔卮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心復厭之亡去乞食湖湘間後

至澧澧人初不識旣久出語顛狂多奇中發藥有效又爲人畫牛信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饋好衣服飲食皆受而棄去人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爐灰裏取金一挺付祝云爲我召僧來禮懺懺畢買一棺自坐其中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年來甚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閒無不周遍一市大驚復還至廟中乃仰卧命衆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覆視之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

之甚輕不類有人者予聞而大異焉人又問曰番有道者不宜淫且盜淫且盜者又不宜脆然生死予大有疑以問子予曰予與汝皆人也烏能知之夫濟顛之酒也三車之肉也鎖骨之淫也寒山拾德之詬也皆非天眼莫能知也古之諸佛固有隱於猪狗中者况人類乎子與予何足以知之哉

回君傳

回君者邑人於予爲表兄弟深目大鼻繁鬚髯

大類俳場上所演回回狀予友丘長孺見而呼之謂回邑人遂回之焉回聰慧躭娛樂嗜酒喜伎入骨家有廬舍田畝蕩盡遂赤貧善博戲時與人賭得錢即以市酒邑人皆惡之予少年好嬉遊絕喜與飲邑人以之規予曰吾輩亦可共飲乃與無賴人飲何也予曰君輩烏足與飲蓋予嘗見君輩飲矣當其飲時心若有所思目若有所注杯雖在手而意別有營強爲一笑隨即愀然身上常若有極大事相絆不肯久坐偶然

一醉勉強矜持關防忍嘿夫人生無事不苦獨把杯一刻差爲可樂猶不放懷其鄙如何古人飲酒惟恐不舒尚借絲竹歌舞以瀉其懷況有愁人在前乎回則不然方其欲酒之時而酒忽至如病得藥如猿得果如久餓之馬望水涯之芳草蹄足驕嘶奔騰而往也耳目一心志專自酒以外更無所知于于焉嬉嬉焉語言重複形容顛倒笑口不收四肢百骸皆有喜氣與之飲大能助人歡暢于是以日願與之飲也人又曰

此蕩子不顧家烏足取予曰回爲一身蕩去田產君有田千頃終日焦勞未及四十鬚鬢已白回不顧家君不顧身身與家孰親回宜笑子乃反笑回耶其人無以應回有一妻一子然率在外飲即向人家住不歸每十日送柴米歸至門大呼曰柴米在此即去其妻出取已去百步外矣腰繫一絲囊常虛無一文時予問回曰虛矣何以爲計回笑曰即至矣既實予又謂曰未可用盡回又笑曰若不用盡必不來予曰何以知

之曰我自二十後無立錐田又不爲商賈然此囊隨盡隨有雖邑中遭水旱人多饑焉而子獨如故子自知天必不絕我故終不憂子曰善回喪其子子往慰之回方醉人家招之來笑謂子曰絕嗣之憂寧至我乎相牽入酒家痛飲達旦嗟乎子幾年前性剛命蹇其牢騷不平之氣盡寄之酒偕回及豪少年二十餘人結爲酒社大會時各置一巨甌校其飲最多者推以爲長子飲較多已大酣恍惚中見二十餘人皆羅拜堂

下時月色正明相攜步斗湖堤上見大江自天際來晶瑩耀朗波濤激昕洶湧滂湃相與大叫笑聲如雷是夜城中居民皆不得眠今予復以失意就食京華所遇皆貴人不敢過爲顛狂以取罪戾易州酒價貴無力飲其餘內酒黃酒不堪飲且予近益厭繁華喜靜定枯坐一室或有兩三日不飲時量日以退興日以索近又戒殺將來酒皆須戒之豈能如曩日之豪飲乎而小弟有書來乃云餘二十少年皆散去獨回家日

貧好飲日益甚乎乃嘆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賢哉回也

石浦先生傳

先生名宗道字伯修楚之公安人也其上世世
爲武弁自蘄黃徙荆屯田于邑之長安里至曾
祖處士公負氣以武勇聞正德中天下亂羣盜
起湖湘間公以兵法勒里中子弟自衞盜賊不
敢至長令壯之署以賊曹所擒捕甚衆後賊盜
報讐者數百人突至公逐之於雙田盡殲之水

爲之赤子左溪公改其先行斌斌爲退讓君子性慷慨周人之急每得糴直擇其贋金擲之秤金于人昂則喜嘉靖中邑大饑公出毋粟二千石金千兩以饑盡焚其劵家遂落明年予大人七澤公生有老奴竊嘆曰活寶出矣後娶方伯公女寔爲吾母龔孺人生先生初先生降生之夜祖母余夢一美人頭自天飛來若今所畫天人菩薩之飾寶絡交垂以襟承之甫覺而先生生實嘉靖庚申二月十六日也先生生而慧甚

十歲能詩十二列校見鄉先達祠曰吾終當俎豆其間二十舉于鄉不第歸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是時濟南瑯琊之集盛行先生一閱悉能熟誦甫一揉觚卽肖其語弱冠已有集自謂此生當以文章名世矣性躭賞適文酒之會夜以繼日踰年抱奇病病幾死有道人敎以數息靜坐之法有效始閉門鼻觀棄去文字障遍閱養生家言是時海內存譚冲舉之事者先生欣然信之謂神僊可坐而得也移家長安里中栽花

藥不問世事。癸未大人強之赴試。行至黃河而返。還至荆門。舍于逆旅。夜半夢有神人語之曰。公速起。如是者三。先生醒。復寐。神人又語之曰。公何不起。吾老人爲公特來。何得不見念也。微以杖敲其足。足隱隱痛。擁被大呼而出。甫出屋崩。牀碎爲塵。人以此識先生非常人。然先生亦𢡟然若有所悟。曰。吾其以幾死之身。修不死之道也。歸而妻死。不復娶。大人強之娶。則娶田家女。曰。吾求可與偕隱者耳。先生習靜久。體氣

愈充大人謂之曰昔淨名依于忠孝自古之冲舉者豈盡枯槁耶先生曰諾時復拈筆爲制舉義窮工極變丙戌遂舉會試第一年甫二十七耳先生官翰院求道愈切時同年汪儀部可受同館王公圖蕭公雲舉吳公用賓皆有志于養生之學得三教林君艮背行庭之旨先生勤而行焉已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師先生就之問學共引以頓悟之旨而僧深有爲龍潭高足數以見性之說啓先生乃遍閱大慧中

峰諸錄得參求之訣久之稍有所豁先生於是研精性命不復譚長生事矣是年先生以冊封歸里仲兄與予皆知向學先生語以心性之說亦各有省互相商証先生精勤之甚或終夕不寐逾年偶于張子韶與大慧論格物處有所入急呼仲兄與語甫擬開口仲兄即躍然曰不必言相與大笑而罷至是始復讀孔孟諸書乃知至寳原在家內何必向外尋求吾試以禪詮儒使知兩家合一之旨遂著海蠡篇旣報命旋即

乞歸七八年間先生屢悟屢疑癸巳走黃州龍潭問學歸而復自研求戊戌再入燕先生官京師仲兄亦改官至予入太學乃於城西崇國寺蒲桃林結社論學往來者爲潘尚寶士藻劉尚寶日升黃太史輝陶太史望齡顧太史天峻李太史騰芳吳儀部用先蘇中舍惟霖諸公先生見地愈明大有開發當是時海內譚妙悟之學者日衆多不修行先生深惡圓頓之學爲無忌憚之所託宿盆泯解爲修同學者矯枉之過至

食素持珠先生以爲不可曰三教聖人根本雖
同至于名相施設决不可相濫于時益悟陽明
先生不肯遷漏之旨其學方浸浸乎如川之方
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切歸山之志以　東宮
講官不獲補僅得三人先生曰當此危疑之際
而拂衣去吾不忍也是時　東宮未立中外每
有煩言先生聞之私泣於室體經病後遂不堪
勞自丁酉充　東宮講官雞鳴而入寒暑不輟
庚子秋偶有微恙強起入直風色甚厲歸而病

始甚明日復力疾入講竟以憊極而卒先生爲
人脩潔生平不妄取人一錢居官十五年不以
一字干有司讀書中秘貧甚時鄉人有主銓者
謂所知曰我知伯修貧幸主銓可爲地千金無
害也所知以語先生先生笑而謝之某邑令以
三百金交期爲汲引竟不發函急還其人時寻
偶見問何令先生秘之竟不知爲何如人也生
平却百金者累累或餽遺至十金則惶愧不受
卒于官棺木皆門生斂金成之檢囊中僅得數

金及妻帑歸不能具裝乃盡賣生平書畫几硯之類始得歸歸尚無宅可居其清如此然先生爲人平恕亦不以此望人且自多也興致甚高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所之以白蘇名齋居官省交遊簡酬應蕭然裁花種竹掃地焚香而已每有月則邀同學諸公步至射堂看月率以爲常躭嗜山水燕中山剎及城內外精藍無不到遠至上方小西天之屬皆窮其勝詩清潤和雅文尤婉玅然性嬾不多作著有白蘇齋集若干

菴先生得年僅四十一有兩子一女皆先後卒竟無子以弟子祈年爲嗣蓋壽不如樂天而無子則似之矣傷哉先生與同學友黃公輝交若兄弟先生死黃公哭之甚慟及塟黃公請告迂道登壠哭之爲誌其墓逾年先生舊社友董公其昌視學政因諸生之請祠於學宮卒如其素志云

中道曰先生平粹縝密而遇事燭照萬曆丁酉戊戌間有東倭關白之警時議封貢先生嘆曰

而尚書其不免乎李卓吾刻藏書成先生曰禍在是矣已而皆然如此者不可枚舉大都量與識皆全者也天不假以年未得盡抒其用世之略惜哉先生書法遒媚畫山水人物有遠致作小詞樂府依稀辛稼軒柳七郎風味舊有傳奇二種置之笥中爲鼠子嚙壞鳳毛龍甲竟不存于世可爲永嘆

梅大中丞傳

梅大中丞名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

朗有大韻能詩文善騎射既舉於鄉遂挈家客
長安久滯公車無意仕進鏟釆埋光無復圭角
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教酷非所
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晨夕分題賦詠
爲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間歌鍾酒兕非公不
歡筆札唇舌爲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緩合鯖下
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射平原酒
後耳熱相與爲裙屐之游調笑青樓酣歌酒肆
布衣楚製出入市廛摩挱鐘鼎賞評書畫大鼻

長鬚冉有若劒客道人之狀識者固知公愛憐光景耗磨壯心與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內朗宏量沉機眞謝安石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譚視事不令而戢邑多中貴數擾條教公詘其言崇其禮皆畏恍以去入覲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蒼頭十餘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兎射野雀他邑令値之大駭以爲探丸人熟視則公也以政最入爲御史壬辰春寧夏逆賊劉東陽許朝哱拜哱承恩土文秀等

忿廵撫党馨裁制判卒特起殺之遂據城掠堡
反督臣魏學曾以變聞朝廷旰食公上封事大
略言賊不足畏獨虞秋高馬肥勾虜入犯禍且
不細爲今計者惟擇驍將扼虜使不得入而後
賊可攻臣見大將李如松父成梁弟如栢等倶
足智勇無忝崇文李憩且世受國恩可使也上
許之諸言者畏李氏䟦扈不宜拒虎進狼議論
鼎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猖獗必得名將
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閑宿

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可任雖寧夏哱承恩父子號爲勇健而不知李氏父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拒虎進狼之憂臣于此亦念之熟矣李氏父子即爲狼子野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於遼東握兵之時而不當防之於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主洞察矣不以疑之之日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之日反爲赤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哱拜下矣謂成

梁爲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爲濟臣之所不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上而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者因疑而得肆其讒敵人因疑而得行其間欲專制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欲無惜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立威欲待釁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觀望或與監軍謀而不

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督撫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舍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多屠戮以冒賞脇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攘以爲功困之而致其遁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爲怠玩以養亂有功又以爲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古如王翦樂羊或請田宅而後行或借機杼以自況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劔破案而後成功況未有深信之素而

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從來久矣伏望　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爲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厠臺班雖懷狗馬之心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重任但憑　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歸命則臣爲　陛下之使奉揚恩赦以安反

側貧困不服則臣爲　陛下之將披堅執銳爲
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曾等聽
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自
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若其不捷
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
罪貽他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即
知此賊非魏學曾等所能定今見此舉動又知
非此時紛紛者之所能辨也臣之所望在　陛
下一人耳惟　陛下自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

姑以試之而使成梁不敢自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躁之誅以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氣上乃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為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旗豎之城南虜聞公至乃索見公面陳歸順公許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鋩耀日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公单騎而進與東陽執手

折諭神意安閑詞語慷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

而受之賊不自知其膝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

甚欲求鐵劵世守西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

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引水灌城會守

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虜耳

延至初秋達虜數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

賊遣通官二人爲虜鄉導餽虜金帛充溢及部

落奸人皆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啗虜令

虜來取虜以故樂爲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

韋州慶陽殺人民奪牛馬無數虜渡河從李剛
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
傳示綏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樟挺身願往擊虜
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擊虜斬獲過
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賊大失望當是時賊
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爲諸
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爲
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冬此
地酷寒我軍不得屯又恐勾虜復入至生他變

大可慮也季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以重陽悉入大城寘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寧夏城有二重分南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不可失也覘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公繼至時餘將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公從城上語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衆未易約一妄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呼云生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即予紀

錄而仍縱其人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照覗盡設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闗攻大城益急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爲策公令指揮董正誼呼謂賊云監軍巳往取許朝之女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巳人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廉知許朝劉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憚哱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

乃覺居民與哼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字往哼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哼見之果戟手哭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據乃如約登至公寓與免死劄付入城時賊土文秀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僞病託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哼承恩至南門殺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墮地哼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令

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公
念事之般也脅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寛貸各
賊家丁宜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爲有力
健兒哱氏父子卽不可赦宜寘囹圄以俟天誅
庶人心不復驚擾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
刀刃不血保全一國生靈實奇功也而督臣忽
有傳示云本日內不殺哱氏父子及諸從賊者
以賜劒從事遂盡殺哱氏及家丁等軍卒爭功
恣意刼奪賊賄悉被抄略居民蕭然一空公殊

憾之以賊平聞公不自居功賞獨後僅晉官廕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　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靜鎮之公嘗曰婦姑亦有溪勃何況華夷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重可潛消邊釁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寘之法無貸公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縣令關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矣後數日得虜諜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乃嘆詫公機

用之神也諸遊客走塞上者多以竿牘來主者致諸將校將校無所出歛戍卒餽之公曰吾安能以養健兒者媚無益之客子卒不數見也公清廉又耳目長諸將領不敢過爲浚削邊卒以飽督宣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爲劒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鑊虜衆大譁公出劒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

怨扯酋扯酋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聊爲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鑊與之公雖令虜不敢欺而每遇虜饑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虜皆感泣酋王稱之爲父其忠信行于蠻貊如此後以憂歸因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嚴終身不見有喜慍之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辨倥偬之中愈見暇整綜理緜密筆硯皆有方略口無臧否忽出一

言其人立見飲啖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
飾頗有夏侯妓衣之誚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
腴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
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
禪理女澹然以孀爲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
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公之
開府雲中也予時客長安公以字來訊予答以
學道未契汲汲求友公復以書來云貫城之旁
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

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
靈宮古栢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
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庵中有唐鑄觀
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毬順城門守門老中官
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
相贈其持論葢如此後邀予至雲中晤言予少
時有奇氣相見直坐上坐捫虱而譚公待之益
恭每有所論公退而疏之一詩成公曰眞才子
也嘗于水磨河眞酒大合樂泛舟辨論鋒起公

自謂數十年來無此樂卒將佐出獵公與予並馬笑譚千騎圍繞笳管淸路呼聲震地箭如餓鶻叫抵暮而歸燈火晃耀居民摩肩以視大略如子瞻遊西湖從湧金門外入也予偶與諸狎客野飲公忽至遂共坐與諸人調笑略無忤意亦不問姓名而去一日暇公謂予曰料理堂事入衙偃卧令兩婢搥背便過一日眞可謂無事予曰公于此道曾有所入否公曰我昔聽方湛一講論有所入至今灑然予曰護生須是殺殺

盖始安居公未擣其巢穴而遽爾安居未可也公曰殺之何由予曰此拔刀自殺者也或于文字上殺或於朋友聚譚時殺或於無義語上殺皆殺機也若是則吾欲公厭事矣公曰善公於是深研悟理予自雲中別後不復再晤不意公遂去世竟未圖一合併已矣已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也

袁子曰世之名位盖前定焉公爲孝廉時時大冢宰

王公爲予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

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鬚而鼻如拳㾦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公卽託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鬚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公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

亦須近三十年耄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冢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李溫陵傳

李溫陵者名載贄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燠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叅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

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旣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于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淸簡不言而治毎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眞名僧其間薄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鷄足山閟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

黃安耿子庸善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
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即爲至快何必故鄉
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
癯澹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賓
妾婢後妻女欲歸趣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
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剔膚見骨
逈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刃上事獅子迸乳
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
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

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丘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楗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面掃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

人之曲雪籐丹筆逐字讐校肌裝理分時出新
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
凜不可廹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
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叫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
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
上一日惡頭癢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鬢鬚。
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
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之隱
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

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逐之于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舍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蘭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于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論之遣金吾緹綺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是逮者

至邸舍匆匆公以問馬公馬公曰衞士至公力疾起行數步大聲曰是爲我也爲我取門片來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馬公願從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馬公曰朝廷以先生爲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則俱死耳終不令先生往而已獨留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門之牘尼馬公行者紛至其僕數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馬公不聽竟與公偕明日大金吾眞訊侍者掖而入卧於堦上金吾

曰若何以妄著書公曰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
聖敎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眞
詞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
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薙髮侍者去遂持刀
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
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曰和尚何自割書曰七
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
至是聞而傷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于斯也傷
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刹云公

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
所錄遂裒之爲焚書後以時義詮聖賢深旨爲
說書最後理其先所詮次之史焦公等刻之于
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于
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
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既僥倖喪
人之國而世之君子理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
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
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

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于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概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平氣求短於長見瑕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響傳聲其觀塲逐塊之見巳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别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没其所長其意大都在于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

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譏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竅之處大有補于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于名教比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游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

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廢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粱肉也世之

食粱肉大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痞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朵頤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太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眞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也而專譚用世之略謂天下

爭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狷潔自厲操若
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淸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
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
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
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也
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
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
義士俠兒劒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
爲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涙橫流痛哭滂沱

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搨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梟巢可覆不改其鳳咮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听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慙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入謙而公遂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

溪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云或問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淸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孌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勁節不爲人屈

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鸞刀狠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幻人之譚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

也

江進之傳

江進之名盈科楚之桃源人也公生于農家稍長者刻苦讀書有異才天性孝友肫誠無忮害自爲諸生名巳隆隆起乙酉舉于鄉壬辰舉于南宮爲長洲令長洲固劇邑公專以恩信治之不爲搯擊矜若無奇久之皆不忍欺其與民語若父子然溫溫惟恐傷之諸縉紳居閒牘如山度其不甚撓法者從之不盡格也或不從拂其

意以疾聲厲色加公公亦不怒好言謝之公雖居貧然視財如糞土士大夫過者如歸皆歡然以去其于寒士尤加噓植曰我嘗寒士之苦久矣所薦山人遊客公不爲峻拒其有才者曲體下之甚至分俸以遺公固貧爲令久益貧是時予中兄中郎爲吳縣令「中郎治吳嚴明令行禁止摘發如神獄訟到手卽判吳中呼爲升米公事縣前酒家皆他徙徵租不督而至亦不自發封私牘沒塵土內數寸不啓無事閉門讀書往

來無翕翕熱公直以純眞爲治積蠹亦不盡除
租訟或少霑黎明而起以火從事然兩縣皆大
治公與中郎遊若兄弟行則竝輿食則比豆迎
謁行役以淸言消之都忘其憊若江文通袁淑
明云上官至有小酬應不必中郎知公皆代爲
之卽具獄當事者當事者付吳令平反卽吳令
有所平反公不爲嫌曰吾向者訊果誤或當事
者向公才吳令公聞之若甘露灑而淸風拂也
公好作詩政事之暇與中郎大有唱和中郎所

作錦帆解脫諸集皆公爲叙文如披錦爲一時名人所嘆中郎以病去吳公如失左右手久之公補銓曹不能具裝然好施行時往嘉禾一相知者貸得數百金分餽知友寒士一日都盡後有人中傷之者遂改廷尉正人爲公惜公曰自吾爲諸生時望不及此及爲吏治煩劇處耳目紛拏心思營怦頭鬚爲白幸不遭褫逐承乏廷尉廷尉事省吾素有述作之志未竟今可如願吾志畢矣以故公益閉門讀書暇則爲詩文詩

多信心爲之或傷率意至其佳處清新絕倫文
尤圓妙予伯兄仲兄及予皆居京師與一時名
人于崇國寺葡桃林內結社論學公與焉公往
一古寺中毋出拜客騎款段馬革帶闊馬鞍上
搜雲入霞兩目直視以手畫鶡鶡上觀者異之
公體素羸有血疾後以苦思逾甚主試於蜀後
陞按察司僉事視蜀學政公竟卒于蜀得年僅
五十公之氣量不驚不怒是宜大用卽不獲大
用亦必長年何遽奪之壽耶自爲令時多所負

其子禹疏以賻金稍稍完之尚十不二三甚矣
貧吏之苦也公所著述甚多行于世兹不具述
外史氏曰古之詩文大家籍中有可愛語有可
驚語亦間有可笑語良以獨抒機軸可驚可愛
與可笑者或合弃而出亦不暇揀擇故也然有
俚語無套語俚語雖可笑多存韻致套語雖無
可笑覺彼胸中爛腸三斗未易可去是以文人
有俚語無套語也人情好檢點見其有可笑語
遂不復讀其可愛可驚之語而彼無可愛可驚

羿無可笑者專以套語爲不痛不痒之章作鄉愿以欺世當時俗人因無可檢點反以加于眞正文人之上及至百年後人心旣虛其可愛可驚之精光人爭喜之羿其可笑者亦任之不復加剌故共相推尊而彼作鄉愿之詩者無關輩笑有若嚼札更無一篇存於世矣以此詩文不貴無病但其中有淸新光燄之語獨出不同於衆而爲人所欲言不能言者則必傳亦不在多也若唐之王摩詰可笑者少孟浩然李白已不

無矣子美尤多雖可笑亦自有韻如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語是也險諢亦不宜輕作要以大家無害進之詩可愛可驚之語甚多中有近於俚語者無損也稍爲汰之精光出矣

潘去華尚寶傳

潘去華名士藻徽之婺源人也少以文行著稱舉孝廉久滯公車幾五十乃第出爲金華理官以風節聞徵爲御史抗疏謫爲廣東幕官徘徊郎署間後官尚寶卿公性至孝母八十餘瞽飲

食起居必親時于母前跳躍如小兒狀每曉至母房坐臥榻前說日中事喃喃不寘以爲常人比之弄鶵人也其學重敦行喜道人善與人語多依於善惡徵應其言隱德獲福害人自害之事有味乎其言之也自官尚寶時署中無事乃潛心玩易每十餘日玩一卦或家中靜思或拜客馬上思之不論閑忙晝夜窮其奧妙每得一爻即欣然起舞索筆書之青衿瘦馬出入塵市于于徐徐都忘其老公愷悌樂易尤愛友朋所

交皆一世名士若焦弱侯李龍湖諸公皆爲世外之契晩交伯修中郎及予有人問中郎於公者公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嘗曰學問須消消不盡遂成見聞之痞一切驕矜之色從此痞生可不愼哉尤有人倫之鑒有一士慧甚公曰佳處俱在面膚非凝道器也聞中郎著書公曰有所見不必拈弄筆硯且自蘊而藏之見定身閑不得已而言焉可也公好僊有乩僊降於公家與問荅皆中理解或時下天篆作龍

飛鳳翥之勢其言曰五陵八百地僊之期已近公其一數又指海內名士某某皆已登僊籍公殊信之其言甚多皆天中事大約近似陶隱居之眞誥云又言前世下土之文人才子多爲僊吏某人今轉某職語新奇娓娓可聽後愚兄弟每與公言多婉以止之欲其舍渺茫而專心性命之學久之公亦不復信惟究心于易然公修幹骨立目如炬光開口見舌瀟然自得大有僊人之致若其忠孝大節無媿古之眞君子其卒

也寘身於丹臺紫府登異事哉白樂天謫江州
作廬山草堂着飛雲履鍊服食藥幾成而鼎敗
古今之慧人欲出生死而不得其徑多有好之
者或云此自胎骨帶得亦一種清勝卓絕之習
不同凡俗也然樂天晚年大悟禪理而公亦深
于易乃知向之所慕直寄耳追思伯修居從官
時聚名士大夫論學於崇國寺之葡桃林下公
其一也當入社日輪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則聚
譚或游水邊或覽貝葉或數人相聚問近日所

見或靜坐禪榻上或作詩至日暮始歸不逾年伯修逝公亦逝其餘存者亦多分散去年予以計偕至過伯修長安街上舊第忽憶當時下馬入門呼大兄在否之狀淚雨如傾半日不能言及過公手帕市第痛之無異伯修後以訪人偶至葡桃林綠葉碧實如故而同學諸友無一在者感歲月之如駛念壽命之不常又不覺淚涔涔下也公卒于秣陵母尚在公甚孝其死死不瞑目者或以此嘗所著書尚未得讀不知已入

拚否比至南都當從其子覓之公卒之次年中郎與予祠伯修與公于柳浪又數年予略爲之傳

趙大司馬傳略

萬曆中兩宮三殿皆灾九邊供億不給外帑空虛　天子憂匱乏之言利者以礦稅啓之乃以內侍充礦稅使分道四出皆奸惡武弁上其事以無賴中使名請詔可則中使爲主而武弁及奸人輔之流毒其使楚者爲陳奉市井博徒最無

行者也建節至楚所至如逐梟獍土人皆持瓦
礫禦之有司不能禁禦之勝者終不敢入其境
不勝者乃入據之久之爪牙漸多亦無敢禦者
遂建牙開府於武昌而歷延郡縣其出皆建旄
頭設虎無前茅車馬供帳擬于王者奉冠危冠
著翔魚獰龍服佩使者綬八座牽挽幾二十餘
人若天子步輦狀稱者皆曰千歲得淫奴妻據
爲婦與同臥起呆倡爲鬟婢所之皆曰千歲國
太與民間愕笑云黃門善淫耶蒼頭廬兒鞭撻

郵吏重者死每至郡縣雖厚賂其左右猶不免考索不肖長令或嗅其靴鼻吳趨大猾及市井惡少年皆行金錢竄役籍中或主奏記或主謀議或主出入私賓名字甚多又於諸郡邑布列徵稅官雖小市亦有五六七人其曹數十人朝爲傭屠夕即冠進賢冠建高皁黃蓋出入里閈軒軒然直撞入郡縣刻剝建鼓至堂皇詬怒稍與抗即告之奉上疏以抗旨旨逮水陸誅盈搜肉見骨下至鷄豚蔬果之屬皆遭攘奪富民以

貲雄者稅官卽奏記奉某邑某富民塚墓地生
金可採當如肯掘伐富民懼傾家入貲賂稅官
乃得罷或云得古覆藏及非法御用等物匿不
報官乃用三木囊頭令承富民無可訴傾家行
金錢其相讐者及有小睚眦者藉其讐家貲數
獻奉奉遣人逮之將藉其家皆傾家行金錢祈
免三楚富兒殆盡括十乃進一奉奉又僅上一
諸稅官緣引日益多民坊酒食皆不敢徵錢漿
酒霍肉占歌舞妓或強淫民子女甚有汚儒生

妻而捽儒生幾死者民皆怨恨思亂壬寅奉居武昌舊師侯邸若古藩鎮大作威福金錢日至無算奉大喜寖有他志民不堪剝刻遂變共起誅之燔其居奉急從後垣走入藩府獲免居民縛其左右數百人皆投之大江漢陽人聞之皆相聚縛其使亦如武昌每投一人兩岸居民皆拊掌大笑爲樂投三四日不盡得奉姪兒不復投令其四據如犬行入水死皆大笑諸郡悉攘臂起縛稅使殺之殺奸人無數官不能禁後當

事者諭武昌民曰汝等魚肉稅使獨不念宦此者耶宦此者皆多方活汝設死奉輩上震怒首逮宦此者是汝害活汝者民少戢奉始出上疏列變事　天子仁聖不忍誅楚民而庇奉撤奉歸乃遣一大臣往鎮撫之時少司空趙公可懷修兩宮甫竣　天子心知其能乃以楚事委公乘急傳往十餘日而至護奉以歸而安慰楚民變不日而戢公遂以大司馬留楚而楚藩適積金貲進獻諸宗不逞者譁曰是皆膏脂吾曹者

率其黨數百人至漢陽奪之事聞憲使憲使急
遣賊曹率驍騎盡縛之三木琅璫寘獄報公時
已暮公病累月少差明日起視事出敎屏諸侍
衛不令直侍惟令下書記數人公坐堂皇三司
使者環列逮攫金宗人以入公起至溜下欲訊
之稍俯躬宗人爲魁者遂以手械急擊公首公
仆立殺之餘宗俱起徧擊諸使者皆踰牆走亦
有中傷者諸宗人乃呼其黨入楚府欲殺王有
備獲免諸宗既殺大臣素不知法曰是我家吏

殺之何害上怒賜帛止矣殊恬然事上聞　天
子大怒寘諸宗於死而悼愍公特甚贈賻有加
焉公素練達見刑人宜列侍衛不知何以盡撤
之豈謂虜可单騎說況此輩乎然是皆膏粱小
兒不識國憲又隆準子孫久無加裄楊纏金木
者急而爲變公何詎不知是皆天也初公中丞
邸生瑞蓮及連理瓜皆以爲瑞而乃爲之災悲
夫公之四子茂才與寻善之楚宿玉泉寺夜夢
大鷹飛空忽有物碎其首鷹揚武功也大司馬

其兆也碎首凶徵也公是時晉大司馬卒如之
其兆先矣嗟乎楚國號天府自　肅皇帝入繼
大統實爲湯沐邑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其殷富
甲於天下丁酉以後災異漸起黄鶴樓雄峙武
昌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黄鵠之磯民淘智
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
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
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
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

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
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黿蛇大鬬後黿蛇俱死
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
楚如虎傅翼搏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無數
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
起殺一大臣隆準子孫伏斧質者數人舉昔之
通邑大都號爲繁華淵藪車擊帷接鐘鳴鼎食
之第黏屐調瑟之家今皆厭厭然有荒凉岑寂
之象富賈困於稅皆棄故業農夫亦爲積逋所

困不復聊生而朝中之名士大夫此十年中相繼而死往時八座九棘不下數十人今或有一人兩人人文亦漸凋落豈一方之氣運有盛而有衰與抑天地之數由亨入困之象將見於天下而首徵于全楚歟其果人事有以致之歟然以楚之厄數而適中之于公亦深可悼矣公名可懷字　少成進士爲令由比部主事爲御史敭歷中外至大中丞秉節越者幾二十年而後由工部侍郎出督楚晉大司馬公爲官清次

骨蔬食布衣如寒士絕賂遺生爲名臣死于事壽六十餘無憾矣獨吾于公事而因於楚地致三嘆焉天下之平也久矣民兢兢奉法馴撓易使上之人乃始玩易等於草芥極其蹂踐不之恤民於是始怨民雖怨而終不敢有他志者以其不可制之竅未開而犯上之事不慣也久之積怒稍一逞焉既逞而上之人其勢又不容厚有所誅一方如是他方復如是彼奸民乃漸覺上之易爲犯也即犯之而亦終無柰我何也即

捐數人之命以存法而必不能徧誅我也爲吏所窘亦死饑寒亦死而爲盜者其去死尚遠黨多則必不能我制當斯時民之竅開矣殺機大動矣亦慣爲之矣同惡相助以泄其憤而苟延其命爲盜爲大盜法度紀綱從此不振東擊西生西擊東生向之至微至陵見吏卒而汗下有司捶之至死不敢出一語者今始覺其如虎如狠悍猛而不可制故知爲上者決不可令民窺其不能制之故而使之敢爲惡也陳奉雖暴鍇

亦奉 天子命者然遂之殺數千人而不詰不詰誠仁而于以下承上之國體亦少損矣今滇中復然噫吾懼奸民之窺之也急收壙稅庶免夫予于公事因傷楚事焉亦㳻室之憂也

袁氏三生傳

伯修有子曰登年十三歲小時聞修淨業則喜好以十氣念佛法鐫圖施人萬曆辛卯伯修官京師中郎以公車至兒病癖不治且死語人曰請二叔來中郎至兒曰我將往叔可助我念佛

兒危坐念數百聲中郎及伯修皆助之兒又曰我氣急不能全念也專念南無佛可耶曰可復念百許聲已大笑曰蓮花至矣家人于悉奔來視登愀然曰蓮花皆缺矣室中得無有汚穢之者乎詢之果有婢子當浣濯者斥之出則又笑曰蓮花復圓一一花上有如來如來至兒其行矣遂合掌脩然而逝中郎有女曰禪那年十四歲性沉靜聞佛法欲受戒父母曰兒女身且適人不得具戒也女遂深厭女身嘗誓于佛前曰

願弟子速脫女身生安養國不樂五濁世也每
拜佛則祈早死讀法華華嚴皆通大吉數以所
疑問中郎悉出意表中郎大駭經半歲餘女遂
病不治未亡之前四五日冥然如逝者久之後
甦曰我方至一所世界皆作五色樓閣欄楯莊
嚴莫比我欲往彼處曰此非汝居可速返是以
還也亡之日辰郎謂人曰我以今日往可請三
叔來助我念佛予往助之俄頃又曰專念上品
蓮花爲父母也已令人以香薰衣着完郎逝予

有子曰海年四歲生一年餘卽知膜拜趺坐自後專以念佛爲戲兒生予已入都門庚子下第歸方見頭顱隆隆起慧甚若成人十月中予夜偶夢菩薩數十人冠寶冠皆來乞兒乞得卽擁兒以往予醒卽呼室人語之語未終而乳兒者疾來呼曰兒夜半忽蹶然起自云我身上痛卽自念佛百餘聲夜遂不瞑至今大異焉旦而實之卧內痘也兒病內熱甚急則自念佛呼人助之度苦急則哀籲念佛見人少停卽以手抓其

面促之凡二三日以念佛代呻吟後數日亦不復痛惟不能食耳遂逝初禪那未亡之半年前壻家為毛氏其子小病榻于母側夜半忽夢至一處見一車紺幰載一女子一丈長餘金色人導之而西子從旁諦觀之金色人曰此汝婦也與汝無緣語畢而去若飛遂汗下而醒呼母告之後半年聞訃禪那亡時謂予曰我已至蓮花池上今年兒家尚有一人往生問之何人笑而不答不知所指者謂伯修耶抑即海也上生居

士曰伯修素參求心地至庚子歲壁上多書無常迅速字日夕禮拜十月中小病即逝予親見三生事又痛念伯修之亡欲歸山持淨業而所志不堅復出應世緣自此塵習日長將來不知稅駕得無自媿兒女子耶暇日裒次其事用以自警焉

乾[illegible]二年九月

珂雪齋前集卷之十六終